

歷史與空間

張愛玲

一代名記馮有真

夏日，偕友去常熟沙家浜新四軍抗日游擊根據地采風，在春來茶館，得知這裡是著名報人馮有真故里。久聞馮有真文章了得，且倚馬可得，還是中國採訪奧運第一人，便想去故居看看，但無果，不免唏噓。

馮有真1905年誕生於江蘇常熟西港鎮一家貧苦人家，靠親友資助才得上學。因讀書刻苦、學業優異，順利考取美英基督教會在杭州創辦的浙江名校——之江大學。畢業後正逢北伐興起，馮有真投筆從戎，加入國民革命軍第一師政治部宣傳部，1928年調任南京國民黨中央通訊社記者。他敏於思考、勤於筆耕，文筆流暢、發稿快捷，先後報道過國民政府行政院、立法院多屆重要會議和孫中山先生靈柩奉安大典，受到時任財政部長宋子文賞識，升任中央通訊社採訪部主任，兼《中央日報》特約記者。

馮有真從小酷愛體育，在之江大學曾是校足球隊主力前鋒。1934年，第十屆遠東運動會在菲律賓馬尼拉舉行，精通英語、任中央社南昌分社社長的馮有真被派隨中國代表團採訪。當時，有「東亞病夫」之稱的中國積貧積弱，體育事業更是落後，在國際上毫無地位。為了採訪，一次馮有真只好裝扮成日本記者才得以進場，這些讓他真正領教了「弱國無體育」的辛酸與無奈。

1936年6月26日，馮有真隨中國體育代表團乘意大利客輪從滬起程，採訪柏林奧運會。運動員加隨行人員達百餘人，馮有真深感責任重大。當時國運不昌，坐不穩飛機，客輪橫渡大西洋需要28天，在海浪顛簸的漫長航程中，他與大夥打成一片，深入了解每位選手的專長，寫出數萬字《世運代表團隨征記》系列報道，第一篇《我國體育史上劃時代壯舉》趕在奧運開幕前夕在上海《申報》刊出，吸引了大批讀者。文中稱：「這是我國體育史上應該大書特書的大事。辭別上海碼頭時幾千歡送者歡呼吶喊，鏗鏘的軍樂聲和陣陣爆竹聲，加以翱翔在天空的飛機，使大家情緒高漲到極度。當郵船拉響啟航的汽笛，碼頭上與船舷上送行者與遠征者忙亂拋擲五色絲帶，交織成一張充滿熱情的羅網……這一幕熱烈感人景象寄託了全體國民對中國體育代表團的真情祝福與期盼！」那次中國代表團參賽項目包括籃球、足球、田徑、舉重、游泳、拳擊、自行車等。大凡中國選手取得哪怕一點點成績，馮有真就詳細採

訪、迅速報道，讓國人分享喜悅。籃球預賽中國隊以45：38打敗法國隊，他連夜趕出《我國籃球隊勝法詳情》特寫，向國內報喜；田徑賽中我運動員多被淘汰，惟撐竿跳選手符保盧獲決賽權，馮有真又作了生動報道。最有希望奪獎的是「飛人」劉長春，可惜由於28天海上顛簸，劉終因體力消耗太大而名落孫山，馮有真無奈地流下熱淚。中國隊唯一受觀眾喝彩的是武術表演。馮有真在報道中云：「傅淑雲的一招一式，敏捷利落身手不凡，如龍騰、似虎躍，神韻橫生，贏得陣陣掌聲和喝采。二十歲的劉玉華飛步上台，從背上刷地抽出雙刀。那淩劈大舞渾似錢塘秋潮、洶湧向前……」《中央日報》還以「編者按」點評道：「特派記者馮有真的報道富有章回小說之味道！」

除新聞稿外，馮有真還發回大量現場照片。《中央日報》也因馮的精彩報道銷量大增。儘管中國隊未獲任何名次成為遺憾，馮有真在報道中剖析的失敗原因，令人反思。閉幕前夕他揮淚寫下最後一文《我代表團全軍覆沒》，直指：「我國參加世運會最大教訓，為選手的體力問題。與外人相比，強弱立判，殊堪憂慮。」他認為「運動之技術優秀尚為次要，成功與失敗更無所用其悲觀。而體力之羸弱如此，實為我國前途寒心」，句句箴言，擲地有聲，他對「弱國無體育」深有體會，企盼中華強大之心呼之欲出。

針對一些西方媒體以短評、漫畫形式幸災樂禍地對中國隊諷刺挖苦，馮有真在文中大聲疾呼：「切盼國人今後奮發，徹底改進體育：第一，特殊運動人才固宜培植，但宜求普及；第二，必須切實發展民眾體育，體育人才大量生產，必有良材出現；第三，殷期政府設法提高國民健康標準；第四，注意童年體育發展，使之有紀律、有系統進展，俾達完滿地步……」結尾更呼籲：「庶幾將來我國體育於國際舞台上揚眉吐氣之一日！」80年後的今天，重讀馮有真留下的文字圖片，實乃研究世界奧運史和我國體育史難得的珍貴資料，他的卓見和預言也被歷史所證實，其拳拳愛國之心令人扼腕感動！值得一提的是：馮有真思想進步、傾向民主，崇尚新聞自由，反對「言論一律」。1927年老蔣「四一二」政變時，他就冒險救過中共「紅色間諜」華克之。七七事變後，他堅持抗日，卻因「言論過激」受到上司



春來茶館是著名報人馮有真的故里。 網上圖片

訓誡。同事勸他「好自為之，免得引火上身」，他卻不改初心，對蔣介石「攘外必先安內」政策大為不滿，怒而寫了一篇述評，直指「必須堅決實行抗日，挫敗日本侵略野心，寄希望於國聯（國際聯盟）乃不切現實的幻想」，此稿當年被《中央日報》頭頭槍斃，令馮有真大為窩火、大病一場，只因他才氣超群而未遭除名。

全面抗戰爆發後，一心報國的馮有真再也無暇顧及體育了，身為國民黨中宣部駐上海專員，他衝上淞滬抗戰前線，槍林彈雨中冒死採訪，成為一名勇敢的戰地記者。由於他堅決抗日，曾多次險遭日寇暗殺。不久他奉命到皖南屯溪當東南戰區宣傳專員，兼負責《中央日報》安徽版，為國共合作抗日作出積極貢獻。重慶國民黨七中全會期間，馮有真發動在皖的商界和文化界人士百餘名聯袂致電國民黨中央，揭露留滬的國民黨要員和文化漢奸張善民的賣國言行，請求予以嚴懲。陳果夫卻以中央組織部長名義責難馮有真，令馮對「黨國」再度失望。抗戰勝利後，馮有真返滬，復辦《中央日報》上海版，面對內戰形勢自是憂心忡忡。

馮有真對國共孰是孰非和中國命運早已看清，但基於種種原因已身不由己。即便如此，他的正義感從未泯滅。1947年5月，《文匯報》女記者麥少楣因報道「反飢餓、反內戰、反迫害」學潮而遭特務綁架。麥少楣好友陳香梅女士請求馮有真出面營救。身為國民黨新聞高管的馮有真不說挺身而前，使麥少楣很快獲釋。數十年後陳香梅仍對馮的情誼念念不忘。1948年秋，四面楚歌的國民黨將《中央日報》遷至廣州，任命馮有真為該報社長。「臨危受命」的馮有真五味雜陳，卻無法擺脫這一「魔窟」。這年12月21日，他搭機從上海飛香港去羊城，不幸在距港島40英里的巴塞爾島突發空難，43歲的馮有真等36位乘客全部罹難。一代名記英年早逝，這是他的不幸，也是民族之悲之憾。馮有真地下有知，目睹今日中華國力之盛、禮壇之盛、百事之盛，當不再遺憾、含笑九泉矣！

書若蜉蝣

葉輝

噴火怪獸與人畜雜交

話說客邁拉(Chimera)乃古代希臘神話中的怪獸，可遠溯至希臘詩人荷馬(Homer)所述說的一種會噴火的怪獸，在希臘語中意為母山羊，為強化牠兇猛程度，人們又將之描述為怪獸，由三部分組成：頭為獅子、尾為蟒蛇、身軀為山羊；呼吸之時會噴出火焰。

無論身在何處，客邁拉既吞嚥其他動物，也吃掉人類；此為卡利亞(Karya，今土耳其)的寵物，有一天狂性發作，不再安於本分而流竄到鄰國利西亞(Lycia)去了，所到之處俱被牠噴出的火球燒毀；傳說中，柏勒羅豐(Bellerophon)受父親海神普羅忒斯(Proteus)派往利西亞拜見國王，當打開海神的介紹信時，國王發現信中內容竟要他殺掉柏勒羅豐；國王不欲如此，就派他追殺怪獸；他騎上有翼的駿馬飛到怪獸出沒之處，但火球令他難以接近，他遂將塗有石墨的長矛刺向怪獸喉嚨，牠就死了。

不少羅馬與希臘作家俱描述此一傳說，從中反映出世人曾普遍相信，人類有靈魂而動物則沒有，讓人類自覺更高級，甚或覺得存在於生物秩序之外。

然而，一旦在山羊體內培育人類的心臟，就會粉碎世人在認知上的自我保護意識了；從而讓世人思考：世人終會死亡，乃生物有機體，終有一天要化為土地的肥料。

「人畜雜交」讓世人感到不安，但如果世人身患嚴重的肝硬化，而用一頭豬就可培育出替代肝，就不妨反思：世人會

食用以此豬製成的煙肉嗎？或者說，此一概念擾亂世人的道德指標——生物學上的「人畜雜交」提醒人類，他們與豬具有相似性，刻意將可食用動物與不可食用動物區分開來，就有助於消除以動物滿足口腹之慾的不適感。

可食用動物與不可食用動物之間的界線模糊，那就讓人回想，在2013年「馬肉事件」發生之時，世人對馬肉漢堡感到憤怒；皆因世人通常認為馬匹乃人類摯友或寵物，故此列為不可食用；如果將有靈性的動物與食用動物混為一談，讓世人感到不適，那麼，要是將可食用的動物與人類混為一談，那更會引起道德乃至味覺的疑慮了。

除了給世人的味蕾造成困擾之外，「人畜雜交」概念令世人感困惑的，尚有一點無法言明：世人在動物體內，還是在半人體內培育世人所需的器官？事實上，以動物培育出世人所需的器官，不免就會勾畫出反烏托邦的未來世界了。

其實古希臘人對神話中的雜交野獸一直俱有所警惕，然而，今日世人反對以豬的胸腔培育出人類所需的心臟，與現實的自我焦慮與對道德秩序破壞的疑慮，實有莫大關係；世人應否為達成一己私慾而濫用動物軀體，則為另一話題了；尤其值得深思的是，世人對「人畜雜交」的科學實驗有所畏懼，乃至在胃裡翻滾感到厭惡等等，或源於此一事實：「人畜雜交」顛覆人類自尊心，從而破壞既有道德優越感，那就會得不償失了。

詩情畫意 趙素仲作品



詩畫禪心 (五十五)

宋代高僧石門元易詩

坐擁群峰覆白雲，
鶯啼深谷不知春，
崖前花雨紛紛落，
午夢初回識故人。

宋代高僧石門元易詩
素仲配畫
甲午初秋

石門元易(1053-1137)。一首令人陶醉的詩，但卻蘊含令人深省的意境。「坐擁群峰覆白雲」此刻誰最富有，肯定是元易了，群峰連同白雲都歸他坐擁。此刻誰最自在？也是高僧，連深谷傳來春天的鳥語也不知，渾然與天地共融，更為浪漫的是在崖前午睡，似天女散花落在身上。然而，最大的醒覺還在於「午夢初回識故人」。夢醒了，如同修行到一個境界，認識自己的本性，過去的我，猶如故人了。

俗世凡人常說：「人生如夢」，「夢如人生」。兩種說法我都不認同，人生應該清醒活着。也有人大覺大悟之後說是「大夢初醒」，這點我同意。莊子又有「莊周夢蝶」之說，可見夢與人生息息相關。但高僧的夢可不同常人，午夢初回是指修行之路。人皆有夢，但我最怕做好夢，醒來之後倍添惆悵。

詩詞偶拾

涂啓文

登雲龍山

拾級登山獨繞行，凹凸不平難順通。
何故刻意苦心志？只緣另景好品評。
嵌岩古柏呼停步，傍花芳草喚款輕。
笑扶樹身感謝累，成全又瞻放鶴亭。

羨黑龍潭

滿面風塵宿山巔，日出曉霧縹緲間。
淺恨未睹一瞬美，深羨龍潭意纏綿。
一泓澄波擁夕照，四壁青石悅流年。
龍潭望我我望潭，相約再見待秋天。

註：黑龍潭為泰山一景觀

來鴻



岐江，我們的母親河

繆毓琛

小時候，民風樸素的古城石岐，我們總愛相約三五知己來到岐江邊，看着江面上舢舨木船，由船家棹槳，搖櫓，或撐着長竹竿，穿過橋底。待到午後兩點半，兩邊橋頭關上閘門，橋面中間一段便由躉船上勞工用千斤頂和枕木托起再移開，好讓機動船隻和高桅杆帆船魚貫而過，秩序井然。一小時過後，躉船又載着那段橋面放回原位，守候兩邊橋頭的人們，爭先以第一名衝到對岸為自豪。橋南面海關紅樓對開的埠頭級，苦力們正肩挑背駁，裝運着蔬菜果副上船，運往港澳，或轉口外國。每晚九點，汽笛響起，橋北幾層高的花尾渡便滿載搭客開往省城廣州。

岐江是西江支流，從南往北流入珠江口，可是在我們印象中，江水從北往南倒流的機會更多，這是因為西江水位比珠江口還要低之故。每逢端午前後，龍舟水高漲，漫過河堤東岸的長堤、果欄街，西岸的公園田野頓成澤國，這又是我們逛水嬉戲的好地方。岐江既是貫通工商農貿，公差探親觀運的大動脈，更是一道流淌着的亮麗風景。

唐末香山詩人鄭愚詩中一句：「岐海正

分流。」道出了石岐和岐江的起源和得名。滄海變桑田，村落變成郭，縣城變成大都市，我們有幸見證了江城的蛻變。上世紀六十年代，東西河口築起了水閘防滲，從此再也不怕水浸街了。木橋換成了鐵橋，它的開合，改為凌晨兩點到四點，而且一按電鈕便瞬間成事。隨着高速公路成網，高鐵通車，客貨運碼頭消失了，兩岸林立的廠房也搬離了，再也不需吸取江水並排放污濁。沉重而勞累的石岐，終於可以恢復她的平靜，歇息下來環視沿岸的江畔公園，色彩鮮明，錯落有序的商場酒店，住宅樓房，還有那幻彩摩天輪。放眼馬山、煙墩山林密葉茂，再回看自身：水清泛綠波，魚群慢慢游。夜幕低垂時，華燈絢麗，遊船飄蕩。高速的都市發展和優質的悠閒生活，正應了當下一句時髦話：「快節奏，慢生活。」

第十屆石岐文化節在端午節前揭幕。家鄉政府廣邀海外遊子，港澳鄉親回來觀禮。岐江東岸建起了兩層看台，序幕在地下中心舞台上演，正前方擺放着一幅詩人屈原的畫像，玉樹臨風，凜然正氣。二十多位表演者身穿漢服，用舞蹈肢體語彙祭

祀憂國憂民，投江諫君，以身殉國的聖賢。向屈原致敬，既道出了端午節的淵源，也賦予強烈的現實意義：在盛世繁華的當下，更要居安思危，不忘落後地區和弱勢社群的疾苦而要慷慨施以援手；正視某些社會風氣敗壞，廉潔奉公，禮義廉恥從我做起；還有便是擔憂環境污染的破壞，提倡綠色生活，珍惜自然資源。家鄉領頭人黃書記的發言提出：打造文化旅遊、美麗健康和科技創新三大產業。這是弘揚屈原精神的現實解讀，更展現家鄉的宏偉願景。石岐龍舟競賽早已列入省級非物質文化遺產，相隔五年又再重臨。在一長串炮竹聲中開始，賽事分為男、女國際龍和男子長龍三個組別。一艘長龍竟坐得下八十人，出發時龍尾在前，一到達中間點，前面選手拔下隊旗，所有人馬上剎停龍舟，然後即時轉過身，龍頭向前，直向出發點衝刺。在鑼鼓聲鳴聲中，平靜的江面飄來條條綠帶，激起陣陣浪花。賽事本身耗費着龐大的社會成本，可是它卻喚起物質文明的今天，更要發揮拚搏精神，常懷憂患意識，並藉此告慰孕育我們的母親河：石岐兒女，新生代將更有希望。

豆棚閒話



錢是什麼？

青絲

朋友籌備婚禮，準夫妻倆為了一應瑣碎事務忙得不可開交。女方開玩笑對男方說：「我可能得婚前憂鬱症了，突然一下好害怕結婚。」男方有些莫名其妙，問該怎麼辦。女方答：「如果你用錢來收買我，或許就能治癒。」

這番對答，引得在座諸人一陣哄堂大笑。但人們笑過之後又不禁想，也許這真是她的一時心情寫照也不一定，有可能是她難以從婚姻中找到歸屬感，無法令她感到安全，覺得沒有真金白銀的錢來得實在，不足以抵消她內心深處的潛在恐懼，所以才藉玩笑之言將內心的感受表達出來。但不管真相如何，由這件事情引出了一個令眾人深思的問題：錢是什麼？人究竟需要多少錢才足夠？

宋人李之彥曾有妙語：「嘗玩錢字旁，上着一戈字，下着一戈字，真殺人之物不悟也。」又說：「然則兩戈爭貝，豈非賤乎！」把金錢批為殺人而不露痕跡的利器，又斥人唯利是圖地追逐錢財，是最愚蠢的犯賤行為。用現代的眼光看，這種金錢觀無疑有假道學的成分，是不符合實際的。先不說追逐財富是人類進步的動力之一，人格與金錢，也並非截然對立、無法相容的兩極。若是一個人落到生活捉襟見肘的境地，每天須為柴米油鹽而焦頭爛額，即使道德再高

尚，氣節再堅貞，也不會快樂。缺乏物質土壤的精神審美，是柔弱無力的，一場意外的變故，就能把現實撕扯得七零八碎，一地雞毛。

古今中外的哲人，都表達過類似觀點。春秋時管仲說：「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柏拉圖也在《理想國》裡提到，人的處境過於貧困就會陷入生存掙扎，從而缺乏追求美德的條件。人有了錢，達到一定的經濟條件後，生活沒有了憂慮，才能講求禮義廉恥，是一個基本的共識。

但現代人又會發現一個很現實的問題，身邊很多人都在喊窮，到處都充斥着物質消費匱乏的挫敗感，以及對金錢的急迫感，人們對於金錢的焦慮和渴望，到了無以復加的程度。實際上，這些人也並沒有貧困到無法生存的地步，可是生活滿意度卻很低，一提到錢，就會流露出焦灼而沉痛的神情。究其原因，是一部分人秉持物質至上的觀念，認為消費主義的生活才是有尊嚴和有價值的。所以不少人拚命掙錢，再用這些錢做物質消費，由此人為物役。有數據顯示，2014年全球奢侈品消費2,320億美元，中國消費者就達1,060億美元，佔市場總額的46%。

另一方面，當今社會，金錢也被賦予了很多額外的社會性涵義。如城市的市民身份，

小孩的受教育資格，優質的醫療和養老服務，階層認同，都可以通過金錢實現。這也使得擁有金錢的數量多寡，成為了衡量人生是否成功的參照坐標，許多人由此陷入盲目攀比，以及對金錢的癡狂追逐當中。

如果我們根據現實，完全按照金錢的多寡來衡量生活質量的話，絕大多數人都會整天垂頭喪氣。之所以沒有出現這種狀況，是撇開外在因素，人的幸福感並沒有那麼大的差異。現代研究發現，人的幸福閾值是有限度的，並不會隨着財富的增加而不斷遞增。美國的社會調查顯示，年收入達到7萬美元以上的家庭，幸福感會明顯提升，但年收入超過12萬美元的家庭，幸福指數就不會呈線性增長關係了。即不是錢越多愈幸福；當財富達到了一定標準，與幸福快樂的相關性就不再掛鉤了。這個時候，人們的幸福感，更多是來自身邊的比較。因而有一句定義幸福的名言：「富人是一個比他比的親戚多賺100美元的人。」換句話說，當你把金錢的功能和意義分得很清楚的時候，會有着更強的人格自主性，就能擺脫由金錢主導一切的狹隘局限，進而獲得更具質量的生命狀態。

錢是什麼？人需要多少錢才足夠？我無法給出一個確切的答案，或許可以參考早年曾熱播的電視劇《大宅門》裡的某句台詞吧。